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十七回 酈狀元假借伉儷

詩曰：金殿承恩點狀元，少年高拔占風流。未揮素翰臨仙境，先赴春光接彩球。

著意天工成偶配，無緣俗類漫相眸。銀蟾試照驚相識，不說新情說舊愁。

仲春廿六近清明，眼下風光又換新。嬌鳥乍聞聲洽洽，柔條細動葉青青。晚風簾飛彩蝶，初日紗窗曉聽鶯。暖氣侵衣天氣好，雲箋試筆意偏清。長情未斷還重續，夙願無成托再生。四集既終連五集，舊文又起接新文。前書曾說梁丞相，夫婦相商結女婚。傳出命來呼匠作，府前高搭彩樓門。佳期早在初三日，要撞天婚配貴人。巧匠工齊奉命，裝花結彩亂紛紛。高樓搭在儀門外，一道長梯迴接雲。小姐不須離府第，出廳就可上樓門。相衙熱鬧非常比，轟動丫鬟僕婦人。一等太史離了府，成群結伴出高廳。離小姐，撇夫人，嘻笑喧嘩隊隊行。不表下房諸侍女，且談內室一千金。香房卻對夫人戶，母女相親情義深。這日卻逢初二日，嬌娥窗下偶拈針。香閨閒下無他事，巧繡梅花竹葉裙。日映紗窗三日接，風搖繡幕鳥聲輕。細分彩線絲絲軟，繡刺銀針朵朵新。偶為蝶來聊顧盼，忽因人靜復沉吟。丁香舌燥思烹茗，回首低低喚侍人。叫過小鶯呼靜鶴，房櫳寂寂少人聲。消停只得抬身起，漫揭湘簾向外行。午繡拈針猶未罷，一絲殘線逗朱唇。出房步到中堂內，連叫丫鬟三四聲。景氏夫人忙答應，姑娘可是要茶吞。癡奴劣婢貪玩耍，內室無人做事情。言訖親自堂中喚，方才陸續應連聲。夫人含怒開言罵，只曉貪玩向外行。小姐要茶親自喚，全然不見你們應。丫鬟答應慌忙去，太太重呼僕婦們。你等外邊觀結彩，高樓造得可將成。眾人見問齊聲贊，真是良工太用心。百樣新鮮花簇簇，千般豔麗錦層層。如今已扯紅羅幔，下午之時就搭成。

彩樓對：金屋深藏，玉鏡光懸才女鑒。彩樓高搭，繡球預待狀元來。

景氏夫人心內喜，回觀愛女笑盈盈。素華小姐慌忙問，結彩懸花為甚因。相國夫人攜素手，笑言坐下向兒雲。多姣只得隨慈母，就在中堂坐定身。已覺翠眉愁脈脈，早看紅顏色深深。夫人笑扯羅衫袖，說道是，為你終身大事情。今歲父親為主考，門牆桃李得諸生。會元酈姓名玉玉，第一風流新貴人。年方十七魁金榜，殿試多應入翰林。再者新科諸進士，內有多少年人。你父心胸思賢婿，合孩兒，結樓拋彩撞天婚。外邊喚集諸行匠，打點妝奩備做親。被褥衣裙俱現便，裁縫齊集在西廳。繡球拋中蟾宮客，還要從容把聘行。花燭准於三月內，洞房鋪在弄簫庭。姣兒雖則螟蛉女，孝順從無兩樣心。故此爹娘權做主，決然不負你終身。願兒招個乘龍婿，夫婦齊眉百歲春。景氏夫人言到此，嚇壞了，三貞九烈女千金。春山深鎖愁初起，秋水頻添淚欲來。苦在芳心言不出，玉容慘淡吐嬌聲。

啊唷母親啊！

孩兒遭難感收留，照拂之恩尚未酬。漫道於歸今日裡，奴正該，晨昏侍奉解閒愁。女兒願在雙親側，不必廳前搭彩樓。小姐言完心慘切，腮邊早已淚珠流。夫人一見心驚駭，手執春尖道事由。

啊呀姑娘！這是一樁喜事，有什麼不適意的情腸？

你言不肯別椿萱，入贅原居一宅間。兒有孝心堪侍奉，如何煩惱這般言。彩樓已搭難更改，明日由天結好緣。小姐聞言低玉頸，芳心無主意如煎。飲茶一盞回香室，斜靠妝台掩玉容。暗暗叫聲奴好苦，為什麼，天公留我受冤牽。已緣滇水援微命，又到沙灘遇座船。相府收留為繼女，荷蒙愛惜與垂憐。何期又起招親意，結彩拋球在府前。這本是，乾父乾娘關切重。怎知我，真意真心更改難。躲過一災逢一禍，不如昔日死清泉。啊唷皇天呀！可憐奴為夢中郎，萬折千磨不肯忘。花燭帶刀辭老母，畫樓投水抱冰霜。生身大德猶未報，訂約深心已足償。何事安居無幾月，又多逼迫起災殃。可知該在繩邊死，故此無從水內亡。歎息紅顏真薄命，再不能，此身安逸過時光。咳，乾父乾娘呀！一片真心厚待奴，結樓拋彩在皇都。可憐別有傷心事，不是孩兒情義疏。欲覓天緣成配偶，恐教弱體受風波。紅愁綠暗多應我，玉碎珠沉定是奴。如若彩球拋中了，辭不得，要將性命到酈都。那時負殺爹娘德，也只得，犬馬之勞再世圖。

啊唷，我那養育的親娘呀！孩兒再不能相見了！

可憐嚴父早歸陰，寡母孤單被眾凌。苦節甘當為乳母，孟家撫抱女千金。感承恩主垂憐憫，映雪依隨得長成。不意遭逢多少事，千金遺托替成婚。母親不識孩兒意，威逼應承嫁出門。夢裡姻緣奴立定，墜樓一死負慈恩。何期遇救還難保，不久仍為怨女魂。從此不能重見面，奴只好，孤魂萬里覓親娘。堪嗟映雪蘇家女，如此收場算有成。小姐芳心思到此，止不住，香腮嗚咽吐悲聲。呼鬟收拾窗前繡，款步和衣入繡衾。侍女慇懃垂下帳，金鉤搖動響錚錚。素華小姐牙床睡，不敢悲啼驚母親。香羅斜掩花容淡，繡枕輕憑翠鬢深。數回五指彈珠淚，一日悲呼動苦心。傷感多時身體倦，鳳眸雙合放眉痕。香魂早入邯鄲夢，獨倚欄杆望暮雲。忽聽何人空內語，高呼真姓與真名。

嗯！蘇映雪，你可仔細聽明：我等月老冰人是也。偶檢婚姻，只因爾有三度姻緣之分。頭一次。雖屬仇域敵國，到底也是六禮成的姻眷。這是第二次的姻緣了，勸汝小心耐等，少不得自有第三番花燭的佳期。明日初三，爾這一登樓拋彩，有分教，你可聽我道來。

詩曰：莫須惆悵誤良辰，即日妝台共故人。夙世良緣終會合，三番花燭始為真。

言訖無聲上碧霄，彩雲初散暗香飄。侍兒失語驚香夢，錦帳佳人轉柳腰。醒眼乍睜人尚倦，繡衫微濕汗初消。迷迷坐起牙床上，驚喜相交皺翠眉。暗暗沉吟思夢境，神明之話好蹊蹺。奴因悲感方成夢，這分明，令我登樓把彩拋。四句偈言猶在耳，為何云，洞房花燭要三遭？奴本是，冰清玉潔多情女；豈可與，路柳牆花一例瞧？一次尚然投了水，此番豈可喪清標。冰人月老言詞怪，怎麼說，明日妝台見故交？細思量，繼父曾言皇甫姓；說道是，少華幸得已先逃。莫非他在皇都內，故此神明說故交。咳，月老冰人呀，果然明朝是少華，撇開鼎甲竟拋他。彩樓招得風流客，奴也可，表表衷腸訴已嗟。如若不能從所願，再圖別計赴黃沙。咳，天呀！但祈憐我此真心，早使夫郎在帝京。明日拋球如應夢，蘇映雪，一柱心香謝聖恩。素華小姐心驚喜，又帶歡時又帶煩。尋死之心權撇下，滿心又念夢中盟。不談小姐芳閨事，要表君王殿試臣。主考取文呈御覽，朝廷親試有才人。一班新貴趨金殿，各展才華獻聖明。筆走龍蛇存妙法，文裁錦繡有丰神。群英對策丹墀下，酈明堂，大展經綸對聖君。口吐珠璣驚滿座，心懷錦繡壓群英。金鑾大悅元天子，座上含歡說一聲。

啊唷妙呀！這是上天所賜之功，主考使寡人得此一位風流學士了。酈明堂，朕令汝連中三元，以見今科之盛。

君王言訖御容歡，彩筆高提點狀元。欽點翰林修撰職，隨朝辦事在都間。探花榜眼標提過，各任京中與外官。分派翰林和主事，內中卻也有歸班。吳氏道庵想進益，外放官兒有多錢。許久寒窗經清苦，也須得，現在風光過幾年。故此吳公心亦喜，不願做，翰林門第冷京官。霎時鼎甲更朝服，王殿之前謝聖恩。天子九重龍意悅。即開口叫宮官。

嗯！宮官們速取兩隻內造金花，待寡人親與狀元插帶。

綠衣內侍應聲高，手執金花獻赭袍。年少君王抬御手，風流翰院欠身腰。霎時烏紗雙插帽，掩映得，面似桃花分外嬌。天子簪冠隆甚重，探花榜眼皆英豪。此時要赴瓊林宴，酈狀元，統帶群英出聖朝。伺候人員牽駿馬，當朝官幸遞鞭梢。朝衣一攬升鞍坐，去赴瓊林會眾豪。不表狀元身及第，且談梁府女多姣。

卻說梁相府中，這一日十分熱鬧。外邊的大小僕人都穿新服，裡面的老少婦女盡畫喜花。景氏夫人平明時候早就梳洗已畢，走到對面房中來看小姐。只見素華繼女正欲臨鏡梳妝，夫人笑著說道：姑娘恭喜，今日是個吉期，要穿件大紅衣服的。我叫錢家媳婦與你梳頭，快取出首飾來打扮打扮。小姐聽說，不覺粉面微紅，卻並無不快之色。夫人十分歡喜，忙叫錢家進來妝前伏侍。

錢家媳婦面添花，但見那，一朵紅雲鬢上斜。先進房中忙捲袖，妝前伏侍女嬌娃。翠花先壓雙戲鳳，玉簪徐分兩鬢鴉。珠串拖肩垂寶絡，玉環墜耳映桃花。妝成又比尋常好，景氏夫人喜更加。親自開箱尋色服，羅幃打扮女嬌娃。大紅百鶴銷金服，越錦宮袍剪採花。玉佩低拖鸞佩動，金蓮緩步鳳鞋斜。珠圍翠繞梳妝畢，好一個，相府千金梁素華。僕婦丫鬟齊喝采，夫人歡喜也相誇。多姣端坐紗窗下，侍兒們，送過濃香一盞茶。正在蘭房裝飾處，報了聲，老爺朝罷已回衙。

卻說梁丞相朝罷回來，迎著夫人說道：我說鄙會元再沒有不奪高魁的，今日果然點了第一名鼎甲。夫人快些催促女兒妝洗，這一班新貴人去瓊林宴了。少刻就要遊街，免得錯過。

夫人見說笑盈腮，隔著湘簾叫女孩。小姐含羞移玉步，遲遲步出繡房來。深深萬福中堂立，斜掩羞容不肯抬。梁相一觀心大悅，含歡攜手女裙釵。目視花容連說好，願孩兒，結樓拋彩中多才。群英已赴瓊林宴，只恐消停就過街。鋪設彩樓諸事畢，女兒前去莫遲挨。多姣無奈低低應，見過夫人走出來。兩個丫鬟扶小姐，輕拖玉■下瑤階。離院內，上樓台，只見笙簫玉笛排。先請拈香方坐待，女鬟扶上錦氈來。素華小姐登紅毯，嫩纖纖，玉手擎香翠袖抬。雙膝跪來三叩首，花枝招展拜塵埃。幽情不敢分明說，嘿嘿通誠在素懷。

咳，皇天后土，月老冰人呀！弟子一言祈禱。

夢裡姻緣不是虛，分明花下訂夫妻。奴心原欲捐身死，荷感神明又指迷。此刻登樓將拋彩，願求垂念保微身。少華若在皇都內，乞使拋球中了伊。如若不逢皇甫面，真教薄命又悲凄。望天憐念蘇家女，莫使姻緣又是虛。小姐祝完心慘切，亭亭立起整紅衣。名香插入金爐內，就近珠簾坐定身。相國夫人同退下，旁邊侍立四釵裙。千金不等蟾宮客，就在樓中向下觀。但見那，人山人海簇府前，大家指望美姻緣。鮮衣華服抬頭看，破帽貧民聳背觀。閃爍如星千隻眼，瘦肥不一萬張顏。交頭接耳嘈嘈說，似醉如狂碌碌然。塞道填衢無彼此，秋波宛轉也難觀。四方土庶多多少，尋不見，射柳披袍美少年。悶倒多姣梁小姐，玉容慘淡意如煎。啊唷郎君呀！今朝為你故登樓，不避災來不避羞。人山人海填塞滿，未知君在哪方游。可憐映雪心如裂，願郎君，早早前來接彩球。慢表素華梁小姐，且談鼎甲把街游。

話說三鼎甲，率領一班新貴人赴瓊林宴之後，就跨馬遊行，一路上男婦爭觀，非常的威顯。

狀元垂袖坐鞍轡，九曲黃羅頂上飄。前呼後擁人多少，滿面春風意氣高。玉鞭斜拂紅袍袖，暗喜高魁立聖朝。昔年時，雲鬢金釵藏繡戶；今日裡，紅袍衣帽作英豪。恩仇兩件都堪報，深感朝廷雨露高。咳，皇甫郎君呀！女打男扮受折磨，春風紅杏入皇都。今朝名節俱成就，可知道，如此妻兒不辱夫。馬上狀元心自喜，揚鞭策馬展雙眸。探花榜眼齊隨走，一路堂堂開道鑼。行近相衙人擁塞，高下亂傳呼。啊唷閃閃開關，那邊三鼎甲遊街來了。讓他們有福的去接球罷！狂笑狂呼尚不分，千層層塞密層層。士軍左右將鞭打，方使東西閃閃身。幾隊護兵行過了，狀元匹馬向前行。觀仔細，看分明，相府之前氣象新。一座彩樓衝碧漢，能工巧匠用深心。春風乍起千花動，午日初臨眾彩明。兩帶青痕如梵宇，雙分紅柱若龍形。珍珠簾捲飄香篆，錦繡幃開見玉人。微覺新妝真豔麗，遠觀玉貌未分明。彩球隱隱樓前擺，侍婢端嚴左右分。相府家人排立定，威嚴肅靜似招親。狀元馬上心驚喜，帶住韁繩住不行。暗自心雲真可怪，場中之夢果然真。方才折桂功名就，這如今，鵲影填河配偶成。此是老師梁相府，莫非世妹要招親。彩球如若相拋我，鄙明堂，又做個紅倚翠人。可惜此身同是女，停鞭不敢過樓門。狀元馬上心惆悵，驚動了，左右同行新貴人。連叫年兄何住馬，前頭有女要招親。一邊言語先行走，恨不得，加上三鞭看玉人。年少狀元眉略皺，玉鞭斜挽怕前行。欲行瀟灑風流事，恐誤梁家小姐身。正在遲疑無主意，忽然雙鵲報佳音。飛旋亂繞黃羅蓋，抖尾撓身不住鳴。君玉一觀心大喜，這分明，天公有意配成婚。既然已到高樓下，竟何妨，做個乘鸞跨鶴人。想罷揚鞭催玉馬，一騎先近彩樓門。上邊早早珠簾捲，侍女相催急急行。小姐快些拋下彩，那邊可見狀元臨；休怠慢，弗留停，錯過他時中別人。小姐聞言愁鳳目，看見了，金鞍白馬俏郎君。春風淡淡桃花面，喜色微微柳葉痕。美豔風流多面善，細端詳，又非射柳奪袍人。傷素意，亂芳心，翠袖雙籠不動身。暗歎一聲真薄命，今朝不就夢中盟。狀元如此風流貌，苦則苦，與妾無緣難共親。皇甫郎君何處去，令奴家，彩球拋下付誰人。鄙郎為配非無願，怎奈何，夢裡盟言不可更。彩樓中，難倒素華梁小姐；急壞了，侍立丫鬟婦女們。呼小姐，叫千金，忙捧球來奉玉人。惟見多姣真烈女，芳心不定暗沉吟。冰人月老含糊語，到底是，夢裡姻緣真不真？前次替嫁劉國舅，冤仇沉重故輕身。狀元與我無嫌忌，難道是，好好招親喪了身。烈女多情心不定，忽然決意自呼名。

啊唷，蘇映雪呀蘇映雪，既然首次捐身，此番也該守節。豈可為狀元之貌，欲移魂夢之盟？

小姐時間正玉容，彩球在手望人叢。秋波不視蟾宮客，一展鸞綉拋向空。士庶一觀齊踴躍，東挨西撞亂哄哄。

啊唷唷，彩球下來了，快搶快搶！

一聲吶喊就爭先，兩手高揚眼看天。搶奪彩球都不了，恨不得，彩球飛落在手中。狀元馬上心驚駭，梁世妹，拋球之方尚未全。看看就該朝下打，往上丟在半空天。彩球落下千人搶，倒只怕，有誤鸞交鳳友緣。君玉一思抬首看，只見那，彩球不墜尚盤旋。斜翻翠錦天花亂，半似經霞翠綠緣。映日生輝光爛熳，披雲弄影色尤鮮。天風一陣從空落，打中了，高跳龍門鄙狀元。

話說梁小姐一見打中了狀元，不覺玉容失色。早有四名侍女，笑嘻嘻快下高樓。

珠簾垂下玉鉤搖，侍女相扶動翠消。一到廳前參相國，梁公聞報喜心苗。開笑口，展眉梢，連道孩兒福分高。立起身來呼左右，快請那，狀元下馬進廳案。素華小姐移蓮步，低首無言淚欲拋。景氏夫人知喜信，慌忙親自接多姣。

啊唷我兒呵，恭喜了！

樂得拋球中狀元，天公不誤你姻緣。相門女配鼇頭客，真正相當無別言。太太言完容帶笑，梁小姐，羞容已現雪腮紅。金蓮緩步回蘭戶，立卸濃妝換素衣。斜坐旁邊心已亂，如癡如醉默無言。今朝之事如何好，須得重為赴九泉。慢表內堂梁小姐，且談外面事和緣。狀元接住樓中彩，驚喜相交納袖間。士庶眾人難放搶，大家走散不來觀。一班新貴齊稱賀，早見那，相府家人擁上前。這一個，單膝行參收錦轡；那一個，低頭雙手接絲鞭。和顏悅色懇勸請，丞相家翁候狀元。君玉正冠忙下馬，回頭一拱別同年。端然竟入儀門內，款步朝鞭踏玉磚。早見老師梁相國，降階迎接入廳堂。狀元垂袖深施禮，含笑躬身啟口言。三楚微才慚應試，感恩師，一朝拔舉步金鑾。何期中彩為門婿，深愧難當坦腹賢。恩師就此升台座，子婿應該拜泰山。言訖上前安兩座，欲請岳父禮相參。梁公相說行常禮，花燭之期再拜岳。今朝天緣拋中了，老夫深幸得英才。門牆桃李欣如願，坦腹風流又兩全。緩緩再須煩作伐，擇期行聘結良緣。婚姻之事宜斟酌，六禮難於草草成。言訖廳前分賓坐，香茶一道獻朱盤。狀元即命家人進，師母之前稟稟安。然後舉杯先拱手，烏紗蟒服貌端嚴。梁公座上懇勸問，啊唷！君可把，鄉貫家庭談一談。君玉欠身稱謹稟，門生是，荊襄祖籍未移遷。家君家母全俱在，且幸成名鬢未斑。只為寒門愁度日，讀書資本費艱難。門生繼與康家內，得賴提攜另眼看。鄉試之期僥倖中，會場又感老師恩。荊襄微士登金榜，時切惶恐意不安。倘若得沾皇雨露，當迎父母入都門。梁公點頭長吁氣，難得高魁中狀元。今後不須尋寓所，擇期入贅敵衙門。老夫小女排行次，與你同庚十七年。性亦柔來情亦順，頗知內則禮儀篇。兄嫂赴任深閨靜，甚虧她。早晚承歡在膝前。今日拋球招貴客，擇其吉日就行盤。願君夫婦成花燭，琴瑟和鳴永百年。丞相言完呼擺宴，家丁應諾就傳言。狀元欠體連聲謝，半子之情應自謙。言訖回歸書院坐，就有些，親朋賀喜到門間。梁公一一俱留住，午日斜時坐綺筵。滿座屏山臨繡席，一庭花影入珠簾。朝南首位尊嬌客，餘者俱分次序班。梁丞相國居主位，金杯一舉遍相傳。畫堂富貴韶光麗，綺席繁華曙色鮮。飲到黃昏天已晚，高燒寶炬影娟娟。狀元半醉抬身起，斜扣烏紗正玉冠。施禮殷殷辭岳父，退行三步下廳間。梁公送出儀門外，分派了，四盞紗燈相照還。君玉將身上寶馬，出了相府就揚鞭。梁公客散方進內，景氏夫人對坐談。丞相明言相見事，鄙生原說要同參。我雲尚未成花燭，且到婚期見禮全。可喜姣兒洪福大，彩球一擲中英賢。即當擇日行盤禮，了此終身百歲緣。景氏夫人心喜悅，連稱此事靠蒼天。若然球中庸愚子，耽誤終身卻怎般。未識素華何所意，拋球之後反淒然。此時又在床中臥，不住吁嗟兩淚漣。得嫁狀元誠萬幸，癡兒未識為何因？梁公見說微微笑，這本是，兒女情形不必言。按下樑公夫婦語，且表明

堂鄙狀元。宴罷乘鞍歸寓所，紗燈一路送相還。書童榮發方相等，一見來時迎上前。

啊唷，老爺回來了，恭喜得中狀元了！

明堂微笑下駒行，打發提燈相府人。一眾長班齊伺候，說道是，老爺恭喜又招親。狀元竟向中間走，榮發前邊秉燭行。俞姓吳公同出接，盡稱恭喜兩三聲。慙慙接入書廳坐，嫩葉香茶獻幾鍾。知縣吳公合笑道，可喜高中又招婚。恐防就要成婚事，胡不相贅入相門。此刻狀元曾轉寓，如何今夜不完姻？狀元含笑合歡說，正要相商亦此情。梁府老師先說定，尚須行聘擬媒人。我這裡，男媒要托姑夫做；他那裡，一任相邀親友們。但慮忙中無聘物，還求老伯為調停。金銀首飾雖然有，還得多添幾色新。主僕遠方初到此，不知物價重和輕。釵環要向銀樓取，綢緞須從寶店尋。今日調停行聘禮，百凡要仗老京師。俞公聽說多高興，笑逐顏開跳起身。連連說道都在我，行盤禮物保豐盈。

卻說俞智文，因鄙君玉連中三元，少年高拔，心內十分恭敬，巴不得長久住在他家。況且狀元口口聲聲只稱老伯，越發歡喜得眉開眼笑。當下一聞備辦禮物，慌忙招攬道：不瞞狀元公說，我在此地住得久了，大凡人情世務也略知一二。這京內的買賣，比不得我們南方人容易說話。譬如打甚麼首飾，不是相熟的再不肯輕易拿來揀擇。這裡有個盛華樓，打首飾極其精巧，我又與他相熟，憑你百金的東西，也肯拿來揀擇的。

狀元如欲備行盤，在下何妨一力擔。手到拿來憑揀擇，怎生色樣要開單。恐防現打遲延久，兌取釵環倒萬全。若說賤行綢與緞，自當奉送不言錢。裝盤喜果多容易，賤內調停就辦完。染色貼金和剪彩，做出來，雖非奇巧也堪觀。日期一定俱齊備，狀元公，不用操心不用煩。君玉聞言忙謝道，全憑老伯備行盤。吳公在側愁眉道，盤費無多卻怎般？過手應酬全要用，何妨去借二三千。狀元含笑言稱有，不必再去借盤川。起身時，繼父曾交金百兩，專為我，在京婚娶時行盤。今晚就交俞老伯，早為正備莫遲延。說完就進書房內，秉燭開箱到底翻。取出黃金稱足數，燈前舉筆就開單。盛妝頭上工新巧，打一頂，嵌寶垂珠金鳳冠。餘者長釵和短串，紛紛開寫盡皆全。和包交付東家手，兌換簪釵銀共錢。綢緞價銀折扣去，若然叨意何安。俞公收去金和銀，鄙詞林，歷本忙呈吳道庵。忙裡合公尋眼鏡，套於耳上始翻篇。從頭至尾忙觀看，要擇行盤花燭天。君玉近床更便服，軟巾一扣倒朝冠。書童榮發癡呆了，暗暗沉吟三兩番。何故主人如此喜，莫非忘卻是紅顏。行盤聘禮方才備，完配婚姻又要現。做事這般無檢點，我看她，成婚怎樣哄嬋娟？真可怪，實難參，莫不是，天使真身變了男？榮發暗思心內急，挨身不住扯衣衫。狀元拂袖臨燈下，不睬書童心不安。三月之中何日吉，姑夫揀擇仔細觀。吳公良久方除鏡，回首含歡啟口雲。

卻說吳公，看過了曆日，向狀元說道：卻是彩球拋中的婚姻，須得早些才好。就定了本月十七行盤，二十完姻罷。君玉躬身應諾。又說道：適才梁老師問及家庭之事，小姪只云父母家寒，將我過繼與舅康公為子，故得以成名上進。如老師再問姑夫，便如此回報，以免互相疑慮。就說我是異鄉承繼螟蛉。吳公點頭稱善。便展身回到自家房內安歇。

榮發慌忙叫主人，如何擇日要成婚。此身本是裙釵女，難道相忘記不明？君玉見言呼悄語，此情不用你擔驚。彩球拋中天緣定，到後來，縱有參差莫怨心。移花接木常常有，我何妨，做個新郎贅相門。榮發聞言愁又笑，主人此說欠聰明。休言眼下難成配，怎樣替，梁氏門中生外孫。且請三思詳此理，豈不怕，後來有誤貴千金。鄙郎見說他年事，又不覺，低首無言叫一聲。暗叫芝田何處去，為君家，今朝又置一夫人。倘然日後君無福，奴只好，二女同心守此身。當下狀元心不悅，幾聲長歎就安身。一宵無話天明亮，冠帶完時又出門。幸眾遊街騎駿馬，春風十里玩皇城。杏花紅繞溪橋路，柳葉青迷苑水津。及第清游真得意，夕陽西下各回身。吳公專謁梁丞相，道達為媒作伐情。梁相也雲媒已托，西台御史夏逢寅。通家世好為媒證，以執綢繆百歲春。兩下吉期都說定，吳公方便告辭行。回歸俞宅重相復，君玉聞言亦喜欣。幾日應酬諸事華，吉期已近聘將行。俞公取出諸盤禮，擺在朱盤色色新。鳳股鸞釵光掩映，花裙花襖色新鮮。鳳冠霞■非為貴，紫誥皇封卻不輕。十二珠盤真富貴，冰人喝采眾皆稱。俞家廳上排筵席，鼓樂三吹起聘行。相府其時多熱鬧，懸燈結綵喜臨門。回盤禮物多豐盛，異寶奇珍不必雲。君玉欣然穿吉服，大廳備宴待冰人。一天酒席黃昏散，鄙明堂，書院更衣坐定身。只見外邊燈影亮，俞智文，呼人搬禮入書廳。狀元立起忙分派，選出些，古玩奇珍送主人。喜果喜花俱滿盒，送與那，東翁兒女一家門。又將封套盛銀兩，賞給俞家內外人。少刻眾人齊叩謝，狀元一一命平身。俞公交割金銀帳，餘者俱皆當面呈。綢緞曾云相奉送，故而不扣有餘銀。狀元一概俱相謝，俞姓收存不必雲。聘禮已行諸事畢，又將打點贅梁門。不談君玉俞家事，且表梁公相府情。

卻說梁府中已收了狀元的聘禮，至晚內外客散，一盤都搬進小姐房中。這一天素華好生煩悶，正坐在牙床上看著拴腰的綠汗巾，暗想就在此宵結果，忽見丫鬟僕婦搬進許多盤盒走到面前，笑嘻嘻說道：二小姐，這是姑爺家下來的禮物，你過來看看，這一隻雙鳳穿花的珠花好不齊整哩。小鸞靜鶴亂叫道：啊唷好大珠子呀！怎麼竟比黃豆還大一半哩？梁小姐聽說，忽然暗想道：啊唷奇哉！我那孟家小姐卻有這一枝珠花。

雙鳳穿花製得精，千金親手捧珠珍。雙分翠翅金絲扭，並紫明珠彩色新。這朵珠花無樣式，如何卻在鄙家門。少停倒要觀詳細，卻教奴，感物思人痛碎心。小姐床前情慘切，幽懷深思孟千金。候其僕婦丫鬟出，走近窗前剪亮燈。宛轉秋波觀聘禮，看了看，鳳冠花髻暗傷心。長呼自道奴無福，御誥空題梁氏名。後又回眸觀首飾，誰知一一麗君珍！不惟雙鳳珠花像，件件俱皆觸目明。驚壞素華梁小姐，雙眸呆視出芳神。回身坐在沉香椅，暗暗猜疑細細評。

啊唷奇哉！此事好難決斷。

何事今科鄙狀元，行來聘禮我曾觀。金花翠葉銀絲扭，寶石明珠玉手穿。小姐逃時曾帶去，如何今在卿門牆。想千金，平生才學全非女；況且是，臨去行裝又扮男。莫不是，被人收作螟蛉子？莫不是，會試曾為修撰官？那日彩樓遙望去，十分面善費詳參。今朝思起千金貌，方覺儀容像玉顏。秀眼長眉真雅致，香腮杏口更鮮妍。人容狀貌都相似，孟千金，莫是明堂鄙狀元？

啊唷正是！更有一件可奇之處。

細思細想狀元名，玉字分明即鄙君。正與千金芳諱合，堪奇堪喜又堪驚。莫非果是喬裝客，因此上，夢裡神言遇故人。

啊唷皇天呀！果若得能如此，我蘇映雪豈肯枉自捐身？

但求果是女多嬌，解我愁心免我焦。兩個紅顏偕伉儷，做一對，假夫假婦倒風標。那時盡訴心中事，也見我，守節持身這一遭。如若千金同此願，兩人一意守英豪。兩全之美惟如此，願只願，故舊相逢在一朝。小姐當時驚又喜，止不住，見馬思鞍珠淚拋。捨生之想權丟去，準備要，盡訴離情在一宵。正在芳心驚喜處，夫人入內看多姣。姑娘嚇，可將聘禮盡收藏，還要調停作洞房。箱笥之中收拾好，就呼僕婦女環幫。姑娘檢點休遺失，我這裡，諸事匆匆手腳忙。小姐聞言低應諾，母親穩便到中堂。夫人答應回身轉，一路行時暗付量。不識癡兒何所願，忽然欣喜忽然傷。此時又覺微微悅，猜不出，是甚心來是甚腸。不表夫人心暗想，且言小姐就收藏。小鸞靜鶴相幫做，著疊香房幾隻箱。只得安心奴忍耐，以圖應夢訴離腸。梁小姐，只因要會千金面，巴不得，立刻成婚見鄙郎。不表思量逢故舊，且言準備結鸞鳳。弄蕭亭內忙鋪設，一切妝奩盡擺將。一帶五間寬更大，東西每處兩廂房。衙堂通著夫人院，相隔無非一堵牆。母女住居離不遠，時時可以聚中堂。新房鋪設如仙府，全付妝奩果異常。梁公當朝為宰相，有那些，門生親友盡添妝。般般勝過丹華物，轟動了，官宦公卿滿帝邦。一到婚期交二十，相衙內外好慌忙。千金昨日曾開面，剃得那，兩道蛾眉細更長。裡面喜娘妝小姐，外邊寶轎接新郎。朝官隊隊齊來賀，孟尚書，恭喜登門也在堂。女眷紛紛俱入內，梁夫人，迎賓待客甚匆忙。丫鬟僕婦催茶急，內灶名廚上點心。丞相衙中多熱鬧，懸燈結綵候新人。慢談梁府衙中事，且表詞休寓所詳。

話說鄙狀元，這日早晨即命榮發與新到的兩名長班周升逢吉一同收拾行李，然後與主人話別。俞智文早備下一席絕盛的佳味，請狀元公用膳。正在說話之間，忽報天子特差內監相召，說上林苑賜宴，相召狀元入宮。

詞林不敢逆綸音，冠帶匆匆要起身。俞姓吳公齊頓足，偏偏相召入宮門。梁衙轎至如何好？只恐遲延誤吉辰。年少狀元言不

礙，上林宴散未黃昏。朝廷宣召難違逆，且進宮中再處分。言訖出廳齊上馬，揚鞭一直入朝門。內宮引進元天子，御宴安排在上林。拂柳穿花登御道，揚塵舞蹈拜明君。君王一見龍心喜，賜坐花亭叫愛卿。不見爾容如失玉，每憐才貌欲相親。桃花爛漫春風暖，特召賢卿入翰林。今日御園同飲宴，做一個，少年天子少年臣。狀元再拜將恩謝，內侍旁邊跪奏雲。修撰將婚梁相府，因遵聖旨就趨廷。君王見說龍心駭，座上開言問一聲。

啊唷狀元，你做了梁相國東床了麼？可就是今日成親麼？

狀元再拜奏明君，拋彩招親結此緣。擇定今朝成配偶，蒙恩賜宴拜天顏。朝廷見說金容笑，出位連聲聯失瞻。內侍也該來覆命，為什麼，竟宣修撰入林園。無非是，花前一席君臣賞；朕豈肯，耽誤風流伉儷緣。天子言完呼內侍，速將寶炬與華筵，並隨修撰歸梁府，就做了，御賜成親合巹歡。內監應聲稱領旨，立抬寶炬與華筵。皇恩浩蕩真非淺，頃刻間，送出風流鄺狀元。君玉三呼辭了聖，乘騎又出上林苑。內官命役抬宮宴，喜氣重重更勝先。匆匆歸到俞家宅，早見那，兩班鼓樂歌魚軒。

話說鄺狀元回到寓中，只見門前已歇下一乘大轎，兩班鼓樂吹打得震地驚天。吳夏二公迎接出來道：好好，狀元回來了麼？恭候多時了，聖上如何命返？

狀元細述內中因，下馬登軒就起身。吳夏二公齊上馬，兩班頃刻動仙音。紛紛執事排街道，蕩蕩黃羅罩貴人。御賜酒筵前面走，二媒相並狀元行。俞公目送魚軒去，方始回身入內庭。內監自歸休細表，單言大轎至梁門。滔滔直到梁公府，大炮三聲寶轎停。相府家人飛入報，合堂官宰盡相迎。狀元一下金鑲轎，就見了，刑部衙門孟大人。立陣心酸將下淚，淒然暗暗叫嚴親。啊唷爹爹呀！可憐今日兩相逢，父女猶如陌路同。幸使精神不似舊，願則願，一朝相抱訴哀哀。狀元心內猶針刺，慘淒淒，不敢抬頭看父容。刑部孟公心亦駭，這郎君，分明與女一般容。鄺君或有妝男女，莫非他，就是青春修撰公？咳，我好生痛心呀！此郎現在贅梁家，怎把英才當女娃？彼若果然真是女，為什麼，今朝大膽配如花？癡心妄想成何用，斷斷嬌兒不是他。刑部尚書心不信，只見那，狀元進步整烏紗。深深施禮從頭見，走到了，嚴父之前意似麻。三揖完時重叩首，含悲忍淚暗嗟呀。面前假作相疏態，孟尚書，倍覺心中不信他。見禮已完時刻到，玉階前，三吹三打請娃娃。

話說當下吉時已到，眾親友俱皆退入書房。頃刻間，大廳上高排香案，請新人出堂參拜天地。

仙樂悠揚鳳笛吹，兩個喜娘扶翠袖，紅氍並立騎羅堆。參天拜地俱完畢，女貌郎才並禮回。然後呼人邀月老，狀元小姐拜雙媒。二公答應方才退，喜娘們，相請夫人出錦幃。但見那，夫人緩步出華堂，梁相同登椅一雙。年少夫妻同下拜，鸞綉搖曳■鏘鏘。梁公夫婦凝眸視，看了那，淑女才郎喜氣揚。如此一雙夫與婦，自然和順不相差。當時出座齊呼免，長輩諸親已見將。鳳笛鸞笙聲細細，霎時相送入新房。狀元進步挑巾帕，一揭紅羅露面顏。珠絡低垂難細看，半邊粉面嫩含香。狀元一見心驚駭，渾似我，何處曾觀這女娘？媚眼姣好真面善，為什麼，一時忘却那紅妝。有眼不便頻觀看，只得回身就坐床。合巹交杯排御宴，梁小姐，微回鳳眼盼新郎。分明竟是千金貌，最相合，一朵桃花粉頰旁。不覺芳心驚又喜，滿腔只顧訴情懷。交杯已畢新郎出，女眷紛紛入洞房。談笑多時方出外，內廳坐席飲瓊漿。外邊已演梨園戲，綺席層層擺大堂。不表前廳歡飲事，且談小姐在香房。羅幃深處端然坐，雙斂鸞綉袖長。四個丫鬟齊侍立，忽聽那，碧紗窗外亂匆忙。叮噹好似箱環響，擲地還如放被囊。內有一人聲甚熟，連雲搬進哪邊房。我們新進無分曉，須問衙中眾大娘。小姐一聞如此語，芳心驚動暗思量。

啊呀奇哉！這是榮蘭的口氣呀，莫非真正是她們了？

如若榮蘭是此人，狀元必定孟千金。芳心正想簾鉤響，僕婦前來稟一聲。

小姐呀！姑爺的長隨周升逢吉並書童榮發都在簷前請安叩見，還問姑爺的行李搬在哪處房中，求小姐吩咐。

素華小姐聽其言，心內驚疑又帶歡。口氣像來名又像，分明榮發是榮蘭。今朝此事無疑惑，必定千金中狀元。小姐其時心更喜，嬌羞慢慢出芳言。改期再見今朝免，收拾權存對面房。僕婦應聲傳出命，紛紛搬進右邊房。事完方始齊齊出，梁素華，專待相逢訴別言。不表洞房樑小姐，要談外面飲華筵。推杯弄盞多歡悅，煩惱尚書孟士元。目視新郎情脈脈，心思愛女意慳慳。老夫不及梁丞相，你看他，得贅風流鄺狀元。可歎我，射柳奪袍曾許配，那郎君，何曾不是美英賢？誰知好事多魔障，一遭風波不復全。天子賜婚劉國舅，也算得，皇親國戚好兒男。誰知嬌女心堅執，易服私逃在外邊。婿亦無來女亦失，孟士元，有何心緒拜都官。今朝卻赴成親酒，好教我，見景生情淚欲漣。刑部孟公心慘切，持杯不舉少歡容。狀元偷看嚴親面，見尚書，慘淡之容意不安。不覺芳心如碎裂，宴前好似坐針氈。淚將垂下伴低面，情慾傷時強正冠。不敢露於顏色上，也只得，回頭卻向別人談。少停換席齊閒步，孟尚書，先就相辭上轎還。梁相殷殷相送出，大家依舊坐華筵。黃昏時候方才散，女眷紛紛亦酒闌。翁婿一齊歸內室，夫人迎入後中堂。狀元移下金交椅，坐在明堂西半邊。侍女上前呈香盞，垂言寬坐漫言談。遠聞環■叮噹響，燭影旋移透入簾。卻是千金來定省，儼然冠■請平安。梁公夫婦齊稱免，小姐相辭再再還。景氏夫人呼秉燭，照姑爺，出廳安歇洞房中。侍兒笑秉金蓮炬，君玉抬身正正冠。深深作揖相辭出，竟到香房洞戶中。侍女到門齊退出，狀元緩步入珠簾。外房原是梳妝室，竟到香房寢戶中。但見那，洞房鋪設似仙鄉，寶炬高燒近綠窗。隱隱芙蓉遮錦幔，輕輕玉質象牙床。繡幃深處難觀看，惟見那，侍婢垂肩立兩行。君玉遲遲歸椅坐，呼鬟剪燭取茶湯。侍兒進步呈香茗，鄺明堂，玉手擎杯暗付量。今日洞房花燭夜，怎生安置這紅妝。她若是個賢良女，還可以，推故相托暫同床。梁氏若然情性別，真真難倒鄺明堂。紅顏一對難相合，怎麼得，換卻芝田皇甫郎。昔日卿雲和謝女，不知她，憐香惜玉用何方？今朝令我無良策，怎樣安排意彷徨。君玉暗思心內急，愁痕微皺翠眉長。香茶飲畢還安坐，只見那，疊疊燈花照洞房。侍女低頭生倦態，二鼓更深打得長。狀元只得抬身起，剪燭開言叫喜娘。夜已深來休伺候，你們各自去歸房。丫鬟答應方才退。鄺狀元，閉上朱扉入洞房。

話說鄺明堂閉好房門，就移了一枝窗前的紅燭，步入繡幔中來。

只見千金梁素華，倚床低首貌如花。微微翠色橫眉黛，淡淡紅痕一臉霞。半帶羞容嬌不語，絲幃側坐鳳裙斜。芳容豔麗真堪愛，妙態風流實可誇。君玉一觀心甚駭，執燈呆立暗驚嗟。

啊唷奇哉！我說十分面善，卻原來竟像映雪蘇娘。

可怪梁家小姐容，竟如映雪一般同。天地長久為夫婦，好叫我，思憶蘇娘痛在胸。可歎佳人亡得苦，寒泉深深恨重重。今朝忽見芳容面，寸斷柔腸頃刻中。

咳，我想梁老師也是雲南人氏，莫非映雪投池，被他收留在此？

雖然如此不堪雲，現是梁家相府人。他若果然蘇映雪，投池豈可又重婚？我如此刻疑難釋，反弄得，假扮之情也要明。君玉暗思驚喜定，停燈一照近新人。方抬袍袖攜嬌手，緩吐言詞低喚卿。小姐側身難答應，芳心不定意擔驚。恐其果是真男子，不辱身時也玷名，滿腹狐疑難忍耐，忙開繡口吐鸞聲。

啊唷狀元！奴看你不是湖廣人氏，聲音口氣竟像雲南。乞將肺腑之情，一一向奴直說。

雲南口氣未為奇，美豔丰姿世上稀。奴料你，不是男來還是女，因此上，行藏隱匿語言虛。快將肺腑衷腸事，一一從頭向我提。如若狀元還抵賴，告知父母決狐疑。素華言訖觀神色，鄺狀元，意亂心慌怕是非。玉面通紅眸慘淡，芳心已亂意迷離。自知容貌原嬌美，瞞不過，聰敏裙釵俊眼觀。且是用言遮飾去，她如不信再求伊。狀元暗暗擔驚怕，按定容顏扯繡衣。

啊唷夫人啊，何出此言？

下官本是一微才，幸蒙岳父提拔來。連中三元身及第，現今供職立金階。下官若是裙釵女，予怎敢，贅入堂堂相府來？何故夫人思到此，竟將新婿當裙釵。狀元言訖微微笑，梁小姐，粉面微紅又自呆。再舉星眸觀一遍，分明小姐斷無猜。芳心一決抬身起，款啟朱唇把口開。

狀元啊，你不明言麼？待我替你說了罷。咳，鄺狀元呀鄺狀元，聽我道來。

只因御賜你成婚，守節逃災作遠行。遇見康公收義子，仗才華，三元連中入詞林。待奴道你真名姓，你本是，閩秀雲南孟麗君。小姐之言猶未盡，嚇壞了，多才世學鄙詞林。桃花兩頰登時淡，柳葉雙眉頃刻顰。驚駭之中心忽忽，這佳人，定然映雪又重生。

啊唷是呀，快快將她語說破，怎叫她獨逞威風？

若然不是一蘇娘，彼卻如何仔細詳。況且改妝人不曉，豈有個，梁家反倒悉衷腸？新人必是蘇家女，我就明言也不妨。君玉想完重細憶，按驚疑，手攜翠袖道端詳。

啊唷，梁小姐呀梁小姐，你道不知詳細麼？也要聽我道來。

朝廷旨下賜劉門，孟氏私逃你替婚。要與千金留名節，竟報滇水赴幽冥。梁家收作螟蛉女，又得全身在帝京。此日洞房花燭夜，反來盤詰這些情。卿如映雪蘇家女，我是雲南孟麗君。梁氏素華聞此語，又驚又喜又傷心。春尖微扯紅袍袖，慘慘淒淒叫一聲。

啊唷狀元呀！

如今不必用含糊，奴認君來君認奴，可知兩意假相疏。上天憐念重逢面，訴訴離情看若何。自古隔牆須有耳，還當悄語勿高呼。狀元一見佳人說，霎時間，悲亦多來喜亦多。一展翠眉忙進步，紅袍招轉抱姣娥。

啊唷我的蘇娘啊，今日有緣得能重見。

我因射柳定姻緣，不肯貪榮順聖宣。手執真容留別念，男裝假扮出家園。因思奎壁還非俗，故將君，承繼奴家父母前。何意蘇娘心不願，你竟是，棄其一命赴清泉。在外忽得聞音信，恨殺我，斷送芳容一旦捐。只道今生從永訣，誰知此日訴離情。不知尊意因何故，撇卻了，老母孤單赴九原。今日重逢真萬幸，應將肺腑道真言。狀元說到傷心處，止不住，痛淚如珠灑幾層。小姐聞言心欲裂，悲聲哽咽掩花顏。低呼小姐傷心處，好把哀腸細細談。君玉含悲方並坐，梁素華，嬌羞慢慢吐芳言。

啊唷千金呀，

今朝見面好傷心，盡吐衷心向爾雲。一自奪袍觀俊傑，癡情不斷暗傷神。誰知是夜成奇夢，花下相同訂了盟。既在南柯留一誓，願甘守節不重婚。他年小姐完姻事，蘇映雪，滿望同歸皇甫門。不料忽然遭慘禍，督台被陷合家傾。欽差祁相為媒灼，小姐全身囑替婚。奴意立心原不肯，怎禁得，主人相勸母親嘆。當時應允歸劉氏，暗備尖刀進彼門。本欲刺殺劉國舅，怕只怕，災殃累及主人身。因而辱罵投池死，也算我，不玷千金一世名。哪曉墜樓人不死，忽然間，神風攝向貴州城。非雲非霧身飄蕩，落在沙灘又轉生。天幸官船逢繼母，梁夫人，問明來歷作螟蛉。荷蒙厚待如親女，一路依隨帶到京。聞得說，鼎甲遊街從此過；況且是，乾爹親見像才人。彩樓已搭奴方曉，思付無非再喪身。是日晝眠成一夢，空中神語對奴明。

千金啊，奴若非夢受神言，怎肯留生於今日？神人說：

莫須惆悵恨良辰，即日妝台共故人。夙夜姻緣終會合，三番花燭始為真。言完竟自騰雲出，夢醒羅幃喜更驚。奴只道，得會少華公子面，因此上，暫將微命待成婚。後觀聘禮釵環物，方認得，半是閨中小姐珍。想及彩樓曾晤面，儀容原屬像千金。況思曾有喬妝語，擬定了，必是千金改扮人。故此暫停三寸氣，今夜裡，果然得訴萬般情。可憐多少傷心事，隱忍於懷不得明。此夕重逢賢小姐，真正是，三生有幸萬般欣。奴家來歷分明說，小姐真情也請雲。一出家中何處去？怎麼得，康公承繼作螟蛉？狀元聽罷情由事，悲喜交加淚又零。玉手扯衣呼映姐，難得你，這般烈性這般貞。夢中偶訂無憑據，竟是捐身守此盟。你若在家曾告我，予豈肯，遺書令你替成婚。不虧天地神明救，竟是奴，斷送三貞九烈人。可歎可驚還可喜，世間烈女斷數君。願只願，少華有個升騰日，報一報，映雪生平苦守恩。皇甫郎君如不遇，辜負了，夢魂相訂這番盟。若然不死還存命，可想那，夢裡良緣也得成。

咳，映雪姐呀！

問我私逃別後緣，從頭至尾向君言。榮蘭女僕同喬扮，將曉之時出了園。君玉為名更姓鄙，書童榮發即榮蘭。一雙奴僕登途路，日夜奔馳不得安。榮發只因勞碌重，趕到了，貴州地面病魔纏。羈留旅店難行動，予只得，親自開方與藥殮。不但書童身染病，又逢著，慳慳苦雨是陰天。可憐悶倒招商店，遇見了，湖廣咸寧康若山。名喚仁仁珠寶客，亦因兩阻在途間。扣門相訪問談論，見我孤身意甚憐。欲繼螟蛉為父子，同行不患路途艱。愁中得遇仁人愛，只得從權拜膝前。就在店房稱繼父，次日天晴便整鞭。相同一直回湖廣，繼父家中得以安。孫氏院君生一女，賽金名字尚青年。其夫人贅曾捐監，管鋪司銀喚滑全。員外康公家富足，還有那，柔娘德姐兩偏房。元郎幼弟柔娘育，一家中，也算調和也算安。我在他家為義子，康公厚待似親生。出銀就替吾捐監，故得在，鄉試場中奪解元。繼母多疑雖不悅，幸虧得，若山繼父甚垂憐。柔娘德姐深關切，補孔縫衣送美餐。身在異鄉無照應，托賴那，兩姨善待不孤寒。鄉場中後乾娘喜，難得她，也似親生一樣看。今與姑夫同會試，感恩師，一朝提拔上雲端。彩樓拋中為親婿，我還愁，花燭成親要費難。不意洞房逢你面，真正是，天公撮合假姻緣。歷來雖是經勞碌，孟麗君，得保孤貞也靠天。但願得能逢皇甫，奏朝廷，歸宗復族再團圓。爹娘繼你為乾女，就是同胞姐妹般。背後猶同親手足，人前仍作假姻緣。做一對，舉案齊眉佳夫婦；也教我，繼父乾娘心喜歡。到後來，皇甫郎君如得第，奴合你，同處同歸不異端。慢道閨房分嫡庶，自當姐妹作齊肩。今朝訴盡衷腸事，永守香閨過幾年。君玉說完心慘切，紛紛珠淚落花顏。素華小姐聞吁氣，含淚連稱不敢當。千金啊，今日奴雖在相門，昔年奴僕分當遵。後來有幸依妝次，敢是千金一體尊。小姐十分憐念我，稱呼不可論年庚。千金為姐奴為妹，只因為，賤妾之辰長數旬。映雪自當依舊禮，斷不敢，妄尊自大並千金。萬千悲恨休提起，喜只喜，今日何緣見故人。小姐說完收了淚，顯明堂，一聞此語忽然驚。可奇場內南柯夢，這句言詞織女雲。此刻蘇娘言正合，分明天意賜先聞。狀元不覺心悲喜，並坐牙床訴別情。早見燈花留半壁，已聞點鼓過三更。雙雙方始抬身起，對面寬衣入繡衾。君玉含歡低語道，芳卿將假當為真。下官本是真男子，誰曉何人喚麗君。夜分已深燈欲暗，卿卿與我快成親。素華小姐羞還笑，低說千金莫哄人。言訖相攜同人寢，繡幃春暖麝蘭溫。兩人同睡鴛鴦枕，好似蓮花並蒂生。說到四更方始倦，夢中猶似訴離情。遲眠猶覺春宵短，起來時，曉日含枝映滿庭。夫歸臨妝梳洗罷，一齊緩步出房門。

卻說次早清晨梳洗畢，回到中堂來請安。梁丞相早已到書房去了，景氏夫人迎著笑道：啊唷嬌兒賢婿，起得早呀！狀元小姐不覺粉臉微紅，只得低頭行禮。

夫人含笑對新郎，且是閒談坐在床。君玉相辭書院去，素華小姐伴乾娘。消停方始歸蘭戶，有那些，僕婦丫鬟笑滿堂。侍女小鸞推靜鶴，叫夫人，昨宵她在綠窗張。姑爺小姐多恩愛，錦帳之中並坐床。你一言來我一語，但聞應答不知詳。後來漸漸燈將暗，睡下羅幃卸了裳。靜鶴方才歸房內，她竟是，一更時候始迴廊。夫人歡喜伴嗔怒，禁戒丫鬟不可張。暗暗心中稱可喜，真正是，少年淑女少年郎。住談景氏夫人悅，且表明堂到外廂。步出高廳抬首看，只見那，書童立在玉階旁。一見主人忙迎上，相近低低問細詳。昨夜進房安歇否？不知怎樣哄新房。狀元見說微微笑，說道是，少刻書齋聽細詳。言訖下階穿院落，請安岳父在芸窗。書房寬坐言談處，早有門公報事因。

啟姑爺得知：有同年諸位老爺到了，特來相賀，並向相爺前請安道喜。梁公說：多謝一聲，你說免見罷。如今姑老爺在西邊聽槐軒相見便了。